



# 文风而来

主办单位:文登区作家协会

冠名商:文登全友家居商场



于诗斌,退休教师,从事中小学教育近四十年,退休后,我把写作当做休闲和娱乐,以充实余年。写作可以修身养性。



我是在去年一个暮春的傍晚,经不住偶然透过公路边层叠树叶的空隙,第一眼看见马山渠的牵挂,走近马山渠的。彼时,太阳正如泰戈尔笔下的守财奴,收拾了最后一袋金子,躲在马山渠渠尾的山包下,露出灿烂的笑脸。

马山渠是连接马山两个小山包之间的水渠。两个山包,一个东北方向是渠首,山势较缓;一个西南方向是渠尾,山势较陡。马山渠并没有直线连接两个山包,而是顺着山坡的走势建成了一个反写的L型。马山渠属于石拱桥桥身,桥身上面架设水平渡槽。渡槽全长310米,共有21孔。一孔30米的主跨,把当时文登市区通向南海诸镇的主干道环抱身下;20孔14米的副跨,越过两个山包间所有的沟壑与主跨跃然凌空托起一条空中水渠。马山渠整渠全部用青石砌成。站在渠下,清楚可见一块块长短、大小几近相同的青石,经过岁月的打磨,浑透着铮铮的力量,或立或卧,泾渭分明的排列在一起,共同架构起矫健的渠身。在渠尾与山体连接的部分,周围满是夹杂着去岁枯掉的和春风刚刚吹生的野草,脚踩上去,枯掉叶茎的折断会发出“嘎巴、嘎巴”的脆响,仿佛宣誓又一个新生命的开始。

我便是在这里登上马山渠渠尾的。马山渠的渠尾,直插进一大

回望五十多年前的往事,有的早已从我的记忆中溜之乎也,有的也淡化得模糊,但我就读于文登九中(张家产中学)的一段过往还经常浮上心头。

1960年我考入文登九中,是建校的一级学生。

我们班在学校的西北角。站在教室外,放眼西方,高天、小河、山岚、平川历历在目。

课间休息时,教室外西山头的一块空地是我们男生的天地,我们在那里嬉笑打闹,尽情地放松课堂上紧绷的神经。有时我们中的小博士会兴致勃勃地八卦一些奇闻轶事。记得有个同学说,年长的邢老师,在解放前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,他起草了昆崙山起义宣言。之前,在我的印象中,邢老师是一名普通的老教师,穿着随便,还有点邋遢。自从知道了邢老师的这段历史,我对他特别敬重,爱听他的历史课。我不善言辞,是说笑说天地的局外人,但对类似的八卦感兴趣,屡听不厌。

学校西南方的远处是一道平川,两边是丘陵。平川里散落着一些村庄。当晨曦初露或晚霞降临,炊烟袅袅,雾气氤氲,村庄、田野若隐若现地笼罩着薄纱,真似缥缈的仙境。我常常想,什么时候能够远足这里,览

纵柞木条中,与泥土融为一体,没有明显的分界点。只能判断出一面是青石渡槽,一面是依稀可辨开挖山体而成的沟渠,蜿蜒向南。马山渠的渡槽,底宽九十厘米,高七十厘米,外部是青石,里面由水泥抹成平面。渡槽槽体两边各宽四十厘米。槽体的宽度正好适合人在上面行走,以便渡槽发生淤堵的时候能及时清理。渡槽里久无人迹。随风而入的泥土这里聚集一堆,那里聚集一堆,决不出人意料地生出一丛丛野草。只是野草是去年的,早已干瘪枯萎在一起。刚刚过去的一场春雨,滋润了干枯的野草丛中一粒粒顽强的野草种子,仔细找寻能发现在每一簇干枯的野草丛中都有几星嫩绿的芽体,奋然向上伸展着自己的身姿。大自然的魔法刀功把槽身的水泥亮面剔透干净,只留下沧桑之至的粗砂表皮。

我慢步在马山渠渡槽中,目之所及,手触摸的尽是青石和水泥,然我的心却在震颤!是什么触动了我的心房?夕阳下,我在渡槽里探身远望L型渠身的另一端,一块块青石映衬着落日的余晖,犹如一幅幅人物肖像特写。此刻,每一块青石都幻化成一位刚毅果敢的汉子。他们或沉思、或凝望、或平静如水、或慷慨激昂。不远处的马山渠渠首山包,被一片翠绿包裹着。我循着渠首的位置,一直走下去。突然间,我发现一座翠绿的山,一架青色的

胜于怀,该是多么欣慰的事!

学校的正西方是因寺桥村,村西的远处是一座较高的山岭,南北走向。初中三年,我有不少时间和情感是和这山结缘。闲余的时间,我常常注目眺望,看着对面山坡那片茂密的树林,模糊的灌木丛、裸露的岩石浮想联翩,构想一些美或不美的故事。

金风吹拂,万里霜天,果实累累的秋天不必说;

北风劲吹,漫天飘雪,银装素裹,千里冰封的冬天不必说;

熏风习习,暖意绵绵,细雨如油,万物复苏,生机勃勃的春天也不必说;

我钟情于一切的一切都繁茂茁壮、活蹦乱跳的夏天。盛夏时节,艳阳高照,雨水丰沛,植物的光合作用发挥到极致,它们茁壮生长,用压抑不住的力量繁荣着大地。

盛夏里,那道山岭变戏法似的郁郁葱葱起来。绿茵遍地,肯定是密密匝匝的草丛、低矮的灌木,你拥着我,我挤着你铺就的。

我的想象生出了翅膀,恣意翱翔于天地之间。我想,那茂密的草丛和灌木应该是野兔、山鸡以及其他小动物、昆虫们的天堂吧。那里可以庇护着它

们,免受掠食者的侵扰,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,放心大胆地甜蜜着悄悄话,繁衍子孙后代。

自然界没有掠食者该多好。万物和谐相处,各自本着种群的生存之道,生息繁衍。造物者偏偏造出另类来平衡生态。生物学家讲的物竞天择,是滴着殷红的血的理论。人类也有另类,他们闭着眼睛寻找理由、编造种种借口去侵略、奴役别的国家。人类遭受的战争劫难太多了。

山腰那片茂密的树林,远远望去高出地面许多,可以想象树木的高大、挺拔、粗壮。树冠连成一片,遮天蔽日,如巨大的伞盖庇护着炎炎夏日下的生灵。盛夏里的这片树林,是神秘的、魔幻的。

早晨,太阳爬出东边的山,它的光几乎垂直地射向西山的那片树林。树冠下有了光亮,树干隐约可见,挺拔、傲气;其他的景物若隐若现,似有似无,模模糊糊,这是朦胧的美。课本里学过《小石潭记》,我想这里会不会也有个小潭?潭水清澈见底,鱼戏游人;小潭周围鸟语花香,祥和静谧;远处溪流潺潺,乐韵入耳。这应该是神仙的住处吧!

中午,阳光几乎直射,浓密

的树叶遮挡了光线,远望过去,树林里黑黝黝的,少有光亮。此时的山林里会上演些什么故事呢?有没有妖魔鬼怪兴风作浪,有没有神兽巨蟒出没,有没有狐仙或黄大仙和憨厚的公子上演凄婉的故事?听说这山的不远处有一座獬子山,应该有不少动人的传说吧。我小时听了不少灵怪故事,面对此景把它们想象到这丛林里是自然的啰。

到了下午和傍晚,山岭遮挡了阳光,没了光明,直面那片树林,显得幽暗恐怖。别让晦气替换愉悦,只好不理它。

下了晚自习,走出教室,向右拐,第一眼看到的是横在西方的山,如一头狰狞的巨兽蜷卧着,我总是加快脚步走向宿舍。因为学校新建,没有围墙,四面敞开,孤零零地处在野外。学校又建在一座寺庙的旧址上,四周环山,在漆黑的夜晚好像处在巨大的黑洞里,心生胆寒。

远方,天天演绎着同样的故事。

我的年龄增长,学识增多,见识也在变化。但唯有一点没变,对远方美好的憧憬,向往没有变。现在回味当初的情景,心里仍然甜甜的。

# 马山渠的坚守

文/张策秀

张策秀,1995年山东工业大学毕业,2016年开始文学创作。有小说和散文刊于《山东文学》《山东青年》《脊梁》《亮报》。

渠身,在夕阳的映照下,一个无比和谐的境界呼之欲出。渠因山而建,山为渠担当了坚固的基础;渠向着渠下嫩绿的麦苗憨厚地笑着,嫩绿的麦苗向着头顶的渠使劲地伸展着千万只小手。我忘记了是在渠中,还是渠拥抱了我。

当我走到东北方向渠首的时候,太阳完全落山了。回望身后的马山渠如一个小巨人,面北而立。两臂齐肩平抬,右臂肘屈成90度向前,左臂向左平伸。自它建成,马山水厂的水便顺着巨人的血管,穿过巨人的胸膛,跨过两个山包间的沟壑,流向干涸的土地,流向农人的心田。上个世纪的一九八零年,它便站在这里,三十多年直站成一座令人肃然起敬的雕塑!

对比中国上下五千年,横亘东西南北浩渺宏大的水利建筑史,马山渠微末一样,廖无记载。据马山村老者回忆,马山渠是上个世纪一九七八年的五月份开始建造,短短310米渠长,动人工近千人,耗时两年。在没有现代化施工机械的马山渠施工现场,汇聚了整个文登的能工巧匠。一块青石想契合到桥身中,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手工打磨。手工打磨的工具只限于锤头和铁钎。“叮叮当当,叮叮当当”,一天,也许两天,甚至更长的时间,一块青石在石匠的手中逐步变得棱角分明,进而才能融入渠身。正因为此才有了现在渠身的

块块青石仍然亲密相拥,让人不觉联想到一位古稀老人整齐洁白的牙齿。至于当时人们对建造这样一条渠的热情和期待,完全可以用“战山河”三个字展开想象。老者最后告诉我,建造马山渠,马山村牺牲过一位村民,是在连续的劳作中,营养没有跟上,从高高的脚手架上摔落下来,磕碰到青石上。村中一位远在海外的华侨得知修建引水渠的消息后,捐款一万元,支持家乡水利建设,造福人民。马山渠建成后,只使用了两年半的时间,即一九八三年全国开始实行联产到户,农民单干,马山渠便停止了使用,直至今日。在马山渠建成使用的两年多时间里,充分发挥了其水利枢纽的作用。通过马山渠下游众多的小水利设施,巧妙地运用了水的虹吸原理,使米山水库的水得以滋润文

登以南万亩良田。

但从废弃的马山渠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昨日生活的镜像。正如看过威海刘公岛上的炮台,内心便直达风云漫天的甲午海战,爱国将士沧海折戟;摸过澳门大三巴牌坊浑厚的立柱,耳边便响起七子之歌,方知MACAU不是我真姓……走过马山渠短短310米的渡槽,我感受到了当年中国最普通劳动者流下的汗水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,这就是马山渠存在的现实意义!它沉默在一方小山之间,从没有喧嚣,用可以穿透时光的力量,越过沟壑与深渊,抵达我们层层栅栏与藩篱的内心。与之相对,轻身走过,你能听到渠身上的每一块青石都在诉说着过往;每一块水泥填补的缝隙,都留下一段至真至诚的故事……

QUANU 全友家居  
绿色全友 温馨世界

## 全屋定制 拎包入住

装家不用东奔西跑 全友整装一站搞定

优质品牌 特惠套餐 标准流程 专业团队

地址:文山路桥西150米(三联火锅对面) 电话:8160018